

说文解字新谭

百家姓解读

■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■作者 王殿卿 刘彦章 王亦兵 赵淑文



毛 máo

| 金文   | 篆文   | 隶书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     |      |      |
| 毛公旅鼎 | 召伯毛鬲 | 说文解字 |
|      |      | 爨宝子碑 |

“毛”在六书中为象形字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眉发之属及兽毛也。”“毛”指人和兽体毛，本义为须发或兽毛。“毛”为部首字，但凡部首为

毛的字大都与毛有关，如：尾、牦、笔、髦等。  
“毛”的本义就是指人和动物身上长得像丝一样的东西，如汗

毛、羊毛、鸡毛、羽毛。对一些没有加工的不光洁的物品也常常用毛表示，如：毛坯、毛玻璃；不纯净的，我们常说毛重、毛利；对做事急躁、冒失、不认真的人常用毛躁、毛毛草草、毛手毛脚去形容；对细小轻微、微不足道的人和事常用毛孩子、毛毛细雨、鸡毛蒜皮、轻于鸿毛、九牛一毛表示。  
人有缺点、物品有缺陷就说有毛病。毛的根基是皮，我们常说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，以此比喻事物

没有基础就不存在。“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义重”就是说鸿毛虽轻，但从远方送来情意很重。  
“毛”亦为姓氏，源于周武王之弟伯聃被封于毛，他们的子孙后代便以“毛”为姓。  
“毛”姓历代名人有：战国谋士毛遂，西汉诗学家毛亨、毛萁，元末农民起义将领毛贵，明代藏书家毛晋，清代文学家毛先舒、毛奇龄，清代小说评点家毛宗岗等。

岗张有个张仁甫

■何建华

盆李行政村岗张自然村，属西华县奉母镇，是镇域、县域甚至周口市的西部边缘，出村往西步行不到 10 分钟，就能跨入漯河市郾城区地界。这里距西华县城百里，距周口市中心城区 80 公里，而距漯河市区仅二三十里，是典型的鸡鸣听三县（郾城、临颍、西华）之地。  
西华县被国家确定为整体革命老区一类县，是周口的唯一，这与岗张村及张仁甫有直接的关系。  
张仁甫于 1927 年在岗张村创建了西华县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，逝世于 2000 年 12 月 14 日。  
土地革命时期，张仁甫的主要革命活动在西华临颍一带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参加了中共豫东特委在“三岗”（陵头岗、苗里岗、都城岗）举办的第二期抗日干部训练班，革命活动涉及到西华城关和水东地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一直工作生活在许昌，名气和政绩多与许昌有关，因而在工作地受到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家乡。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多次冒着被杀头的危险闹革命的他，差点被家乡人遗忘。  
随着在全党普遍开展的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活动的逐步深入，奉母镇党委书记陈鹏，以自身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力，发现了岗张村的红色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，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，决定筹建张仁甫纪念馆，打造岗张村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注入红色基因，增强软实力，传播正能量。消息一出，赢得一片赞扬声，有识者直呼：美哉！善哉！善莫大焉！有人感慨：万幸！万幸！九死一生干革命的张老先生，新中国成立后低调为人如张富清，从简处世像焦裕禄，时至今日终被家乡人

重新提起！敬仰先贤，自身亦不失为贤者也！  
为收集整理与张仁甫先生有关的图文资料和实物，日前，笔者与岗张籍老干部张启范，奉母镇党委部门的王建中、冯源以及县党史办的丁金涛一起，先后到漯河、许昌等地开展工作，所到之处，无不被红色氛围所感染。这里仅从漯河张仁甫先生的三子张铁桥家的所见、所感、所获，即可窥其一斑。  
按照事先约定，我们一行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上午来到张府，受到了 76 岁的张铁桥及家人的热情款待。  
张铁桥出生于 1943 年，曾在周口市农业局工作，后调到漯河市农业局任副局长，高级农艺师，现已退休。他虽然明白我们此行的意图是找寻可视之物，但见到家乡的亲人，还是忍不住打开记忆的闸门，眼含热泪，漫谈已往。讲到小时候，因父亲闹革命，常遭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的追捕，一家人整日东躲西藏，住亲戚邻居家的红薯窖和磨道……几度哽咽，泣不成声。  
交谈中，张铁桥老人曝出了一个“旧闻”，令我们先是吃惊，后感到五味杂陈。  
他讲到，2009 年，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，漯河市面向全市公开征集、评选“标本家庭”。从媒体上看到这则消息，他心有所动而又有所犹豫，在家人的支持下，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向活动主办方报了一个简单材料。没想到，参评 140 多个家庭，他的家庭当选，根红苗正、事业有成、子贤孙孝、家庭和睦、克勤克俭、恪守传统等等这些条件都占全了。这件事，在漯河引起了强烈的震动，一时间，各路媒体记者云集。考虑到答问记者太耗时费力，干脆动起了

笔，将自己的亲历、亲感书写成章，红色家庭、标本家庭，酸甜苦辣、幸福欢乐，一览无余地展示在《漯河晚报》上。一个多月时间，30 多篇文章，家族历史亮给了社会，感动了无数人。  
令人遗憾的是，10 年前发生在漯河的重大新闻，家乡人却全然不知。我们听完这则重大“旧闻”，除了感动，便是无地自容。游子在外，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家乡人要么不知情，要么知而不与外人道也。扪心自问，不五味杂陈又能怎样？  
张铁桥向我们展示了他所收藏的《漯河晚报》，一张张地翻，一篇篇地拍照。他直言：“有用了，可以拿走。”有用，太有用了，张仁甫纪念馆最好的展品！但是，实在不忍心当场拿走，张铁桥老人家收藏的，是心血，是记忆，是情感，无价呢！再说了，去漯河晚报社或漯河市档案馆完全可以找得到。他还说：“写这批文章，很累。”是的，应该不太轻松，当年 66 岁的他，全凭记忆，既要真实，又要考虑到不同读者的欣赏角度，报社又天天催稿，着实不易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翻看到的这批文章，署名全为报社记者，独不见“张铁桥”三字。低调处世，又见一例。  
张铁桥还告诉我们，多年来，漯河、许昌等地党史研究部门，把老父亲的资料拿走不少，所剩有限，但他尽量搜寻，不惜动员家族的力量，全力支持家乡人的工作。  
在张铁桥的女儿张焰及外孙的帮助下，我们从电脑上下载了这批文章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、激动和获得感。  
当天下午，告别了张铁桥全家，我们出漯河上高速北行 80 公里，到许昌拜访了张仁甫的小儿子张铁

强。他住的地方，原为许昌市干休所，也是张仁甫的终老之地。狭小简陋的两层小楼，未经装修，室内摆设简到极致，甚至不及现在的一般农家。张仁甫用过的旧木柜、木箱、木桌等仍在，柜子顶端放着二老的遗照。客厅里挂的字画很是吸引人的眼球，中间山水画，右边的字为“中共革命老前辈”，左边为“西华党建第一人”。书写者刘登龙，时任西华县文联主席、周口市书协主席。这副像联又不是联的书法作品，正好是张启范老先生提供的。  
张铁强是张家的“大孝子”。张铁桥的系列文章中，有一篇是专门为他这个弟弟唱赞歌的，当然也包括他的弟媳。张铁强夫妇热情诚恳、朴实。他们均表示，没有任何理由不支持家乡父老的工作，需要的话，尽管说。  
行文至末，有几句题外话想捎带一下。笔者的姥姥家在岗张，早年时不时地会听母亲说，张老头儿很有本事，国民党想杀他，就是杀不掉。还说，张老头儿很早就是为共产党干事的。她说的张老头儿，正是张仁甫，论辈分，母亲应叫他老太爷。在我的人生经历中，曾经有七八天的时间，与张仁甫有过频繁而密切的接触，至今想来，听他讲话，受益良多。那是 1975 年家乡遭遇严重水患，随母亲到娘舅家躲灾时的事情。当时，也正是张仁甫政治上的落难时期。两间土屋草房，三口人，老两口加上小儿子张铁强。可以这样说吧，提起红色的岗张村，笔者多少能沾上点光，因为咱的血管里流淌着岗张人的血。  
张仁甫纪念馆的资料、文物征集工作正在进行中。张铁桥先生的系列文章，将会在家乡的大地上发挥应有的教化作用。